

「落在腳前的新勇氣，一支燃燒的羽毛；  
瞭解這勇氣，剛毅果斷的夢想--  
—然後當我付出時，付出我所有靈魂。」-Rosalie Hickler

1959年1月15日  
郵政信箱 2131 號  
台北·福爾摩沙

在家鄉親愛的朋友們：

聖誕節已經匆忙過去了。我不知道你們那兒是不是甜美、寧靜與和平，但在我們這邊，我們好像總是面對大眾。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時候，這是美好的機會，可以告訴眾人上帝美好的禮物—救世主；所以我們盡可能將這訊息和愛的禮物傳給所有能接觸的人。我們的範圍似乎逐年增大，所以我們確實服事數千群眾；但我們這些福爾摩沙的青年幫手太有效率了，大部分的時間我們的計畫進行得如時鐘一般。

我們非常接近那些生活在恐懼和壓迫之下的人—不到幾百哩。我們無法唱「和平和良善」而不心痛地想到那些等待被解放的人。

「真正的自由是分享  
我們的弟兄所背負的鍊鎖，  
然後，全心用雙手  
認真地讓其他人自由！」

聖誕節前幾天，有一群漢生患者來找我，並帶了一個請求。他們知道我會給他們每個人一袋甜點，但是今年不曉得能否將甜點放在錫罐給他們？三年前我曾給他們一個塑膠容器，因此知道這會十分實用。

病人們只有一張床和一張桌子，也沒有地方可以擺放粉狀之類的藥物。病人手指殘缺的話，很容易使藥粉潮濕或是撒出來，那藥粉就會沒了。如果他們有餅乾或各式麵包，卻沒有緊密的容器，那老鼠會在夜晚來叨走這些食物。我三年前送的塑膠容器容易打破，所以今年他們要求錫做的容器。

全部有超過一千多名病人，我們總是全部都給。我找到合適的容器，每個要 10 分錢，這費用看起來不過份，但是加上我要放在裡面的甜點，總額加起來超過我所能提供的。我告訴他們請為此禱告，而我會嘗試去達成。

我急忙寫信給鮑伯·皮爾斯博士，問說：「你有可能幫忙募款嗎？或是你已經負荷過多？」日子過去了，每一次我到院區，我可以從他們臉上看到這個沒有說出口的疑問：「有人會給一個錫罐嗎？」一個錫罐給一個漢生患者—會有人在乎嗎？

當看到鮑伯·皮爾斯博士的來信中，所附上用來採購所有的容器和裝在裡面的甜點的一張支票時，我們感覺被榮耀的雲彩環繞。因為這是上帝給祂最謙卑的信徒的答案。他們有一個需求，他們向上帝禱告，然後祂回覆他們的禱告。

在聖誕節早上我們在聖望教會做敬拜。在這大節日下午，我們通常會為所有人舉辦聖誕宴會。基督教箴言職業治療室裡，有數百名病人在那裡，但我知道如果沒有客人來與他們一同慶祝，他們仍會深感受傷和被遺忘。在他們的臉上，我可以看到無意識而相同的渴望與等待—會有人來嗎？

真的有訪客來。我們全心相信天父而祂從不失信。有些傳教士在他們自己忙碌的行程中擠出時間，來訪、歌唱，與這些謙卑、避居，但渴望外面世界的病人們一同歡樂。

我的一個幫手目前正在接受軍事訓練，而他在聖誕節的工作正巧是訓練原住民青年新進人員，他們大部份是基督徒。當聖誕節到來，這些基督青年思念渴望著他們的教會，並且問他：「我們有任何機會去遵守聖誕節嗎？」

要讓他們失望令他心痛，但是他必須告訴他們：在他們目前的嚴格管轄訓練下是沒有可能的。我太瞭解他們了，我知道他們一定會為此禱告。有一天他們剛好被派入深山收集木材或石頭，我忘了是哪個。他們發現一片小高原，突然間我的幫手發現，如果他們在那歌唱沒有人會在乎。

「那裡只有石頭和幾頭水牛會聽到我們歌唱，我們一起唱聖誕詩歌以紀念救世主這奇妙且不可思議的禮物。這是一片荒蕪人煙的地方—但是，它一定就像兩千年前那片牧羊人聽見天使歌頌的地方。」他告訴我。神回應他們的禱告，他們遵守了聖誕節，而那一夜他們都高興的睡不著。

我們總是有從兒童之家、兒童之家別館、二哩之家...等各家所有的男童，來我們這裡吃聖誕節晚餐，在聖誕節前一晚，我們到他們那裡吃晚餐，分發禮物和做敬拜。今年他們還準備了戲劇要給我們看。

先知和希律王有黑色鬍鬚。之後我發現他們將部分馬尾巴剪起來做鬍鬚！（這些馬一定慶幸先知只有三個）天使們都有深厚的男音，聖誕老人嘴裡含著棉花喃喃耳語時，好像在吃他的白色鬍鬚。

當在觀看他們時，我思索著這些愉快的男生身後有什麼樣的故事？有兩個男孩面對有人嘗試

要謀殺他們的恐懼，這邊的孩子們幾乎全部都被遺棄，放棄，和失去所愛的親人。

聖誕節前，我們帶著所有的男童去附近的村莊參與另一個講道，在那裡男童輪流講述聖誕節的故事。我帶著我的手風琴和他們一起去，一方面是利用音樂將歌曲整合在一起，另一方面則是給他們勇氣。我們要男童知道宣告福音的機會是今天使羨慕、忌妒的，同時也是我們基督徒隨時都應該準備好的。

在台北我們為所有的視障者辦聖誕節，現在市內的教會也有積極的興趣，所以我們想他們明年可能會自己辦。這將是美好的進步。其他城市，教會聯合為所有的視障者在每個城市辦聖誕聚會。

因為我們在監獄有牧師，我們也在獄裡舉辦聖誕聚會。聚會共有大約有一千多名參加，有些受刑人組成合唱團唱聖誕歌曲，也有受刑人樂團演奏音樂。

我們開始用福音歌曲傳福音。我們每天下午也從教會的塔樓播放詩歌，試著抵消鄰近地區無數酒吧的誘惑、罪惡聯盟的威脅。這是要幫助我們駐紮在台灣的年輕美國士兵——他們是如此年輕，看起來就像剛剛踏出高中校門。

聖誕節第二天，我去埔里，我們在那裡有為原住民所成立，最大的一間診所和肺病療養院。我寄了糖果禮物給所有的山區診所的住院病人，也寄了衣服禮物給部分診所，但是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取代親眼看見他們的需求。

那天早上在診所為等待看診的病人講道的，是一位充滿火一般熱情的青年原住民。雖然他用日語講道，而我的日文逐漸退步，但是我仍可以自他的訊息感到激動。他說：「約翰看見一個新天堂和新世界，你們可以看到多遠？」

我的心充滿激動，當他凝視天空並引述：「『我，看見約翰所看見的』，他憑信心看見。你的雙眼是否執著於世俗的事務，還是你也可以看見神所有的應許？」

「因為約翰看見，當他走在通往天堂的道路時，他可以歡喜走過。」這是怎樣的聖靈洞察力，而這山間牧師是被聖靈和聖經所教導的。

在埔里有許多重病的原住民，我們匆忙間為他們蓋的房舍已經開始出現老舊，同時也被我們所看護的數千名病人過度使用。要為成千的群眾做內務管理並不是一件易事。我把我們所需要的列了明細，由於世界展望會支助埔里基督教診所，我目前仍是他們的管家，並要向他們報告「緊急」的需求。

當我寫這信時，我被一件事打斷：「有人自監獄來要告訴你，有一個嬰兒被帶去監獄，然後被遺棄在那。」我們派人去接嬰兒也聽到完整的故事。嬰兒的父親正在坐牢，然後母親跑掉了。嬰兒原先在育嬰托兒所，但是它要破產了，所以托兒所的人把嬰兒帶到監獄的草地，然後馬上就離開。

這嬰兒是個漂亮的小女生，不到一歲大。我們再次的感謝神為我們建立的博愛之家，我們可以為獄中的小孩們提供基督的關懷和愛心。

有許多來自島上南方，關於兒童的電話，像是孤兒、貧困有極大需要的孩童之類的。我們統計需要調查的小孩一共有 23 件。所以有一個同事前去調查，每個人都在猜，他會帶幾個小孩回來。

有三個離島海邊的小孩，父親是漁夫但在海上失蹤，母親因癌症過世。一個叔叔自己有個大家庭，也是個漁夫，同樣在海上失蹤。

還有兩個地方家庭，孩子因為父母過世而處在極大的痛苦中，但是他們卻因為親友的迷信，而被要求在父母過世後還要守孝 100 天。

「祂是我們旅程的信心，祂從不失信於我們。」

服事主的，  
孫理蓮。